



朱思盼 摄

乘风破浪 探亲路

□朱宝珠

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来临，每到这时，我这个曾经的军嫂，总会想起那次令我无法忘怀、又特殊的探亲经历。

我与军人丈夫，足足有十年时间夫妻两地分居。那时，一到寒暑假，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去温州部队探亲。这段时光里，我坐过长途车，乘过宁波到温州的“浙江604”轮船（后改名“天封”轮），也乘过温州到上海，半途停靠舟山中转的工农兵18号轮船，一路的艰辛，无法言说。

那年暑假，正整理行李准备探亲，忽然收到丈夫电报，约我三日后去定海与他会合。原来丈夫来舟山执行任务，上级领导同意我随艇赴温州探亲。我提早买好轮船票，带着儿子如期乘“浙江801”客轮到定海，在海军招待所住一宿，第二天乘部队高速炮艇去温州。

清晨，离出发时间尚早，我们一家三口在定海街上逛逛。初来乍到，定海留给我新鲜而特别的印象，那海岛的空气中，弥漫着淡淡的、好闻的咸鲜味。街的一边，卖鱼鲞虾干、海蜇白皮子等干海货的摊贩，让我饱享了眼福。最吸引我的，是那三三两两挎着竹篮，边走边大声吆喝，叫卖金塘李子的妇人。那乒乓球大小、青皮红心、像染上一层白霜的金塘李子，吃到口里又酸又甜，这个味道是我的至爱。在运输不便的年代，宁波很难买到正宗的金塘李子，便满心欢喜，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半篮子。

上艇后，我一心想吃李子解馋，把李子倒在脸盆里洗净，招呼大家一起吃个痛快。炎夏8月，晴空万里，远眺海面，平静如镜。我的心情也像蔚蓝的大海一样明净舒畅，庆幸自己也

要做一回“水兵”了。

丈夫是艇长，要开船了，他快速登上驾驶台，手持话筒，发出庄重简练的离码头号令。指挥解缆，操纵开船，艇上的喇叭响起丈夫浑厚有力的声音。炮艇缓缓地驶离了泊满舰艇、船舶的军港码头。我带着儿子坐在海图室，一边吃着甜美的李子，一边透过小小的舷窗，开心地观看海面上船来船往，还有那盘旋翻飞的海鸥、影影绰绰的小岛。

高速炮艇开足马力，开始航行，还没开出多远，我就开始头晕难受。那个眩晕，不同于一般的晕车，那是一种天旋地转、昏天黑地的晕。我还感到头皮发麻、气喘、浑身冒冷汗。胃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。丈夫急忙下来送我到中舱，中舱的舷梯笔陡，他先下去，在舷梯边扶住我，我咬牙攀下。丈夫扶我在折叠式沙发上躺下，拎来铅桶，用沙发背（可上升成吊床）上的吊带当安全带，把我系住，然后迅速离开了。

高速炮艇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高速度。舟山到温州，“浙江604”轮船要航行二十多小时，而高速炮艇只需七个小时。我明显感觉艇在一左一右剧烈摇摆着，倾斜着，劈波斩浪，飞速前进。要不是固定的两条吊床皮带把我紧紧缚住，真不知道有多少次会从沙发床上滚下。

我浑身无力，天昏地旋，眼睛半闭半睁，头对着铅桶，吐了又吐。胃里东西吐光了，吐胃酸。就这样持续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也不知从何时起，卫生员给我服下的晕船药起了作用，头也不怎么晕了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直至听到舱面传来“咚咚咚”“嗒嗒嗒”的嘈杂声，才知艇已靠上码头。儿子伸着脖子对着舷梯口，大声喊：妈妈，啊，总算熬到了。我来到甲板上，深深地吸了口甬江上的新鲜空气。

这时丈夫身穿出海防水服，脚登高统雨靴，从驾驶台下来。防水服上，飞溅的海水经海风一吹，盐渍点点。“不晕啦。”丈夫对晕船司空见惯，他把我视为晕船的“新兵”。也怪，晕船的人一踏上陆地，精气神顿生，不久就能走能吃，恢复得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样。

终生仅此一回的乘高速炮艇，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酣畅淋漓吐个痛快，晕个痛快。作为军嫂，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。

有了那么一次搏击风浪，剧烈的晕船经历，以至后来每次听到《军港之夜》中“海风你轻轻地吹，海浪你轻轻地摇，远航的水兵多么辛劳……”的唱词，我都会深深感动，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。



本文作者丈夫曾任艇长的炮艇。作者供图

●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之③

爱“躺平”的新芝路

□李佳明/文 乐承斌/摄

新芝路这个名字，听着很新，其间的故事却说来话长。六百年前，这里可住着明代永乐大帝亲自认证的金牌好友。

西门袁氏，作为扎根宁波近900年的大家族，最出名的要数第八代孙——明朝第一相术师袁珙。

西门外如今的柳庄小区一带，曾是袁珙的住处。他在此居住时，自号“柳庄居士”，绕舍种柳数百，故巷名“柳庄”，他开创的相术也因此称为“柳庄术”。

相传，袁珙能够以气识人，燕王朱棣为测试他，故意混入相貌相似的侍卫中，怎料袁珙却凭帝王之气一眼锁定真身，并断言他年过40必能称帝。果不其然，靖难之役后，朱棣成功夺位，时年43岁。

袁珙有此异能，立此大功，朱棣欲封他做高官，但阿拉这位宁波老娘舅在上朝和上进之间选择了躺平，在体系和关系之间选择了佛系，只想归隐宁波，种柳、看相，恰（宁波话，吃的意思）老酒。

于是便有了这独一无二的“躺平”金牌。“赐汝金牌，任汝行走，逢库支钱，遇坊吃酒有人问汝根由，道是永乐皇帝好友。”

袁氏族人为谢隆恩，在新芝路附近造了一座圣旨亭，宁波话圣旨发音音似“新芝”，圣旨路也就演变成了新芝路。上世纪80年代，新芝宾馆落成，作为宁波的国宾馆，接待了无数国内外政要，更让新芝路成了风云际会之地。

如今，北斗河畔的杨柳依旧，“柳庄”与“圣旨亭”虽已停留在历史深处，但新芝路、柳庄巷之名犹在，它们隐入市井烟火，续写着古今交融的新传奇。



扫码看视频

